

楔子

入夜，一陣風刮過，吹動了院中的樹枝，嗚咽的聲響襯得原本就寂靜的地方越發淒冷。

一個宮女拎著小小的食盒緩緩走在長廊上，被風吹得顫了顫。

這裡可以說是整座皇宮最冷清的地方，曾經住在這裡的妃子因為無法忍受失去寵愛而想用邪術蠱惑皇上，事情敗露之後被關在這裡直到死去，留下一個十歲的兒子，從那以後這裡就一天一天衰敗下來，常年冷冷清清，連隻野貓都沒有，陰森得嚇人……

因為鮮少有人來往，所以院裡並未點燈，宮女借著月光來到一間房門口，房門敞開著，門板被風刮得左右搖晃，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，她沒有稟報，直接撩起裙襬進去。

屋裡一片清冷沒有半分暖意，唯一一盞燈擺在榻邊的矮桌上，蠟燭只剩小半截，燭火在風中抖動著，隨時都會熄滅。

燭光中，隱約可見一個瘦小的身影仰躺在榻上，身上的被子滑下，一半垂在地上。

她皺了皺眉，走到榻邊放下食盒，伸手將被子撩了起來，再一看躺在榻上的瘦小少年，他雙眼緊閉一動不動，臉色在燭光下是一種異樣的慘白，她見狀愣了愣，片刻似乎意識到了什麼，手一抖被子又掉了下去，心慌彎下腰，顫巍巍地伸出手放到少年鼻下探了探……

她頓時變了臉色，猛一轉身跌跌撞撞地奔了出去，慌亂之中碰翻了食盒，裡面的東西撒了出來，只有一碗白米飯和幾片菜葉。

宮女走後沒一會兒，榻上原本一動不動的少年眼皮突然微微顫了一下，很輕，如果不仔細看就會錯過，又過了一會兒，他放在身體一側的手，手指也微微動了動。

原本四周一片寂靜，突然一陣大風刮了進來，呼地一聲將蠟燭吹滅，門板被刮得一陣亂晃、劈啪作響，待風過了之後，紗簾緩緩落下，周圍又漸漸安靜下來。

黑暗中，榻上的人緩緩睜開了眼。

他本就瘦弱，雙頰凹陷宛若皮包骨，此時一雙眼中沒有任何情緒，只是怔怔地看著上方……半晌之後，他又閉上眼，再睜開之後，眼神已經變得清明。

他這是在死後的世界嗎？

如果記得沒錯，他的確是死了，他甚至還記得瀕死的感覺，不過是一瞬間，卻永遠也不會忘。

只是，他還有「永遠」嗎？

此時，外面響起一陣急促腳步聲，幾個太監和宮女提著燈進來，五、六個人三盞燈，整個屋子被照得一片明亮，且是從未有過的熱鬧。

為首的老太監冷著臉走到榻前一看，擰著眉回頭朝剛才送飯來的宮女喝了一聲，「這不是還好好的嗎？」

那宮女愣了，上前兩步一看，少年果然睜著眼看他們，胸口也緩緩起伏著，不禁鬆了口氣，卻又一臉不解。

「可是剛才他……」明明沒氣了啊！

「眼睛長哪兒去了？一點兒小事就喳喳呼呼，那麼多規矩都忘了嗎？」老太監雙手負到身後，轉身過一臉不耐煩地看著眾人，「你們在宮裡日子也不短了，伺候主子的時候一個個都機靈點兒，別沒事就大呼小叫的……」

見人還活著，老太監便沒當一回事，借著機會訓斥這些宮女太監，正說著，身後突然響起一聲一

「吵什麼！」榻上的人低喝道，撐著身子緩緩坐了起來。

少年聲音雖然不大卻有一股震懾力，在場的人均是一愣，領頭的老太監緩緩回過頭，以為是風太大自己聽錯了。

因為虛弱，他即便坐著也有些搖搖欲墜的感覺，卻一派從容，掃了一眼這些太監宮女，最後將目光停在離他最近的老太監身上，微笑著問：「我是誰？」

「你……」老太監沒料到平時那個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，被他們這些奴僕苛待也無人聞問，連皇上都不管的小崽子竟然敢這樣對他說話。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是誰？」他又問了一遍，一字一句，兩眼盯著他，因為極瘦，那一雙眼更大了，顯得有些嚇人。

老太監愣了一下，甚是不情願地回答，「四皇子。」

「說清楚。」

老太監抿了嘴角，垂下眼低聲道：「南鹿國的四皇子。」他怎麼覺著眼前這人和平時完全不一樣，簡直是判若兩人？

南鹿國四皇子……少年笑了笑，看他現在這樣子哪裡像個皇子，分明是被人嫌棄的廢物，連個太監都不把他放在眼裡，可見著實沒什麼地位。

不過，一切都無所謂了……

第一章

李源作了個夢，夢到自己在天上飛，那感覺很真實，可飛了沒多久，場景又變了，他好像在水裡漂著，這感覺比在天上還要真實，水冷冰冰的，凍得他下半身都沒有知覺了。

然後他睜開眼，發現自己渾身是血的趴在河邊，下半身還浸在水裡，動一動渾身都痛，身上似乎沒一塊骨頭是完整的，他怕自己一起來整個人就散架了。

其實李源知道自己已經死了，被炸死的，不是被炸彈，而是被瓦斯……對，他在家做飯的時候瓦斯爆炸，然後他就被炸死了。

簡直淒慘至極啊，李源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是這麼個死法，早知道他就一輩子不碰瓦斯，用電磁爐做飯了！

然而生死有命，死了也沒什麼好說的，但是既然他已經死了，現在又是怎麼回事？

他為何會渾身是傷躺在水裡，周圍還很多樹，看樣子是在山裡？從他家到最近的山上也要幾十公里，瓦斯爆炸有這麼大的威力，而且死了還能感覺到痛？

在水裡趴了半天，摸不著頭緒的李源終於感覺身上有點兒力氣了，他努力嘗試翻了個身，成功之後仰面朝天躺在水裡，然後第一次看到這麼藍的天。

半晌之後，他兩手撐著一點兒一點兒想坐起來，身上卻沉得厲害，使不出力氣，傷口也疼，費了好半天才坐起來，連喘都費力，他覺得自己像個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。

接著，他發現自己身上的衣服有些奇怪，是白色的長衫，古裝片裡的那種，一隻腳上套著靴子，另一隻則不見蹤影。

眼前的一切都讓李源有種詭異的感覺，他緩緩抬起手看了看，覺得這應該不是他的手，他的手絕對沒有這麼白……

突然意識到了什麼，他一低頭，看到水中的倒影……這誰？

嚴格來說水中的倒影是他的，但並不是他熟悉的那張臉。

李源動了動手指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臉，確定自己不是在作夢。

李源知道穿越是什麼意思，前陣子很流行，電視上天天輪番播放各種穿越劇，他還覺得特別無聊，誰能想到有朝一日這種見鬼的事會真發生在他身上，這就是所謂的不要太鐵齒嗎？

他這是穿到哪兒了？而且看樣子好像剛來就又要死了……如果再不處理傷口，他可能就要失血過多再死一回了。

可他現在連站起來都困難，又要怎麼處理傷口？

李源看了看四周，四面都是山，前不著村後不著店，連個人影也沒有。老天爺啊，就算穿越也好歹給他條活路吧？

李源還來不及接受自己穿越的事實，就得先面對更嚴峻的生死問題，這回要是死了再穿回去就徹底沒戲了，爆炸肯定把他本來的身體都炸碎了。

「咳……」李源捂住胸口咳了兩聲，想站起來，可惜兩條腿根本沒力氣，他一咬牙，乾脆開始往岸上爬，至少要從水裡出去。

好不容易爬到稍乾一些的地方，李源累得呈大字型趴在地上，正在感歎老天爺這是要他呢，卻突然聽到一點兒動靜。

好像是馬蹄聲？等他抬頭的時候，馬已經站在他面前了。

他努力又往上抬了一點頭，看到騎在馬上的人，背對著太陽看不太清楚他長什麼樣，但能看出是個年輕的……男人。

少年看著李源，好像對他一身的傷躺在這裡很感興趣。

又有一匹馬走到李源面前，第二匹馬上的人對少年低聲叫了聲，「主子，他……」

少年沒說話，又打量了一下趴地上的李源，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李源眨了眨眼，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要說什麼好。

等了一會兒沒聽到回答，少年微微一笑，問：「傻了？還是不記得自己叫什麼了？」

李源是真傻了，他記得自己叫什麼，只是不知道應不應該說，畢竟……他現在這副身體已經不是「李源」了。

「主子，他可能是從山上摔下來的……」另一個人說。

少年抬頭往上看了一眼，點點頭，「或許是。」隨後又看著李源，笑著說：「你的命可真大，既然上天不讓你就這麼死了，那……」

他後面說了什麼李源聽不清楚，因為他暈過去了。

「主子，要把他帶回去嗎？」

少年看著暈過去的李源，點了點頭。

「可是……也不知道他的來歷……」

少年笑了，「什麼來歷重要嗎？對我來說，他是什麼人、從哪裡來的根本沒什麼意義，只當是我閒得無聊，順手做回好事吧。」

「是。」那人應了一聲，隨後翻身下馬，將李源扛起來放到自己的馬上，並且儘量小心不碰到他的傷口。

隨後兩匹馬一前一後沿著河岸疾馳而去。

李源再醒過來的時候，覺得身上舒服了不少，傷口也沒那麼疼了，就是沒什麼力氣，他緩緩坐起來，打量了一下四周，還挺不錯的一間房間，古色古香的，床和桌子什麼的都是老式的那種。

明亮溫熱的陽光照進屋內，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淡淡的香氣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確定自己是真的還活著。

還好，沒死第二次。

只是這第二次生命來得實在突然，他能確定自己是穿越了，可還真不知道這是好是壞。

離床不遠處有面銅鏡，李源想了想，哆哆嗦嗦下了床，一步一步挪到鏡子前，仔細打量鏡裡那張陌生的臉，他一手扶著銅鏡，另一隻手摸了摸臉，這張臉其實長得還不錯，只是……怎麼說呢，和他以前完全不是一個類型。

以前的李源長得挺有男人味的，現在這張臉五官雖然比他以前精緻，卻顯得文弱了不少，手指也是修長白皙，一看就是個書生模樣，再加上這一頭長髮，乍一看簡直像個姑娘似的。

不過他敢肯定這身體是男人，因為……下面那根的感覺還真是既熟悉又陌生。

鏡子裡這張臉是越看越不習慣，李源又往前湊了湊想看清楚點兒，這時身後突然傳來一句——「你沒有毀容。」

李源嚇了一跳差點兒一屁股坐地上，一回頭，這才發現房間裡還有人，一個少年正坐在不遠處的桌前，一手撐著下巴似笑非笑地看著他，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慵懶的感覺。

他剛才是瞎了嗎？這麼個大活人都沒看見！

少年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，半新不舊的挺樸素，不像是富家公子，雖然長得頗好看，不過臉色是一種不健康的蒼白，而且太瘦了。

「你是……」李源微微皺眉，他好像在哪裡見過這個人。

「你已經睡了兩天了。」少年笑了笑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，「不過看樣子恢復的不錯，大夫說你今天應該能醒，你果然醒了。」

李源還有點反應不過來，但注意力已經被桌上的東西吸引了，那是一碗冒著熱氣的粥，很香。

察覺到他的目光，少年笑了一聲，說：「你剛醒，只能吃點清淡的東西，所以我叫人準備了粥……過來啊。」

「啊？哦！」

李源回過神，腳步有點兒虛浮地走過去坐下，捧著碗開始喝了起來，少年則在對面微笑看著他。一碗粥下肚，肚子裡暖暖的，並且那股溫熱一直蔓延到整個身體，李源心滿意足地放下碗，覺得終於重新活了過來。

如果是平時，對身為廚師的李源來說這碗粥味道算不上很好，但他剛從鬼門關回來，又昏睡兩天，現在只要是食物、只要沒毒他都能吃下去。

李源抹了抹嘴，一抬眼發現對面的少年在看他，不知怎麼的突然有點尷尬，斟酌了一下用詞，他問：「多謝相救，敢問如何稱呼？」

「苑池。」

「我……在下李源。」

「哦？」苑池笑了一聲，「原來你還記得自己的名字啊。」

李源有點後悔，早知道說不記得就不用編身世了，總不能對他說他是穿過來的，那還不如直接說他是個瘋子。

「我……」他皺了皺眉，伸手捂著腦袋，「除了名字其實也記不得什麼了，一想事情就覺得頭疼……嘶……」

他齜牙咧嘴的樣子，配上那張白淨的臉還真有些違和，不過苑池看了也並未多質疑。

「你身上雖然很多傷，但好在大多只是皮外傷，安心休養一陣子就能痊癒。」

李源說了聲謝謝，又看了看四周，問：「我們這是在哪裡啊？」

「東野國。」苑池回答，「這裡是王宮旁邊的一處館舍，有士兵把守，你這些天沒事就不要亂跑，免得撞上麻煩，安心在這裡養傷。」

「有士兵把守？」李源因這句話有些意外，「能問一下閣下是什麼身分嗎？」

「你不用閣下閣下的叫我，聽起來很彆扭。至於身分……」他微微一笑，「只是一個人質而已。」

「人質？」李源越來越茫然了。

苑池卻並未多說，這時屋外有人叫了一聲，「主子。」

李源抬頭看過去，一個高高壯壯的男人站在門口，好像是那天和苑池一起救他的人。

「他是張昭，我的侍衛。」苑池替他介紹，然後問張昭，「什麼事？」

「您的藥來了。」

隨後一個家丁模樣的人端著一個托盤進來，托盤上放著一碗黑漆漆的藥，散發著一股濃烈的氣味，並不難聞，甚至還有一點淡淡的香味。

那人恭恭敬敬地將碗放到了苑池面前，然後退了出去，張昭也跟著下去了。

苑池看著桌上的碗，沒有去動的意思。

李源也看著那碗黑漆漆的藥，皺著鼻子聞了聞，皺著眉說：「這藥……味道不對啊。」這身體的鼻子似乎不錯，加上他以前是在中藥店長大的，一聞就聞出問題了。

苑池微微挑眉，沒想到他竟然能聞出來這藥不對勁。

而李源這時索性拿起碗湊到鼻子下面仔細聞了聞，那香甜的味道直湧入鼻間，讓人隱隱作嘔。「這裡面加了什麼東西你知道嗎？」

苑池搖搖頭，「具體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是毒。」可惜他知道的時候已經遲了，這碗東西他都喝了快一年了。

李源放下碗問：「你知道有人給你下毒？」

「知道。」苑池風輕雲淡的說，「就是我的侍衛長，他已經被我處死，現在由張昭接替他的職位。」然而那個侍衛長也不過是其中一顆棋子，他死了也有人接手，繼續在自己的飲食中下毒。

李源不知道說什麼好了，這事情實在太複雜，他一個初來乍到的人實在弄不明白。「那你還喝？」要自殺也不用這麼費勁吧？

苑池沒說話，起身拿起那碗藥，走到窗邊將藥汁倒在了窗下的花壇裡。

李源鬆了口氣，看來還不傻。

「等我發現時為時已晚，也許我沒幾天能活了……」苑池頭也不回地對李源說：「這裡平時沒什麼人來，多了你一個也不會有人在意，等你把傷養好之後就盡快離開這裡吧。」說完又自嘲一笑，「總比在這裡給我陪葬好。」

李源覺得有點兒心驚肉跳，他還沒從自己穿越的事實中緩過神，就好像被捲進什麼不得了的事了。人生的大起大落莫過於如此了吧……

半個月之後，李源的傷好得差不多了，內傷先不說，至少身上能看得見的傷已經好了個七七八八。這段時間裡他也知道了不少事，最多的就是關於苑池的，讓他沒想到的是苑池今年才十六歲，並且還是個皇子，兩年前被南鹿國送到東野國當質子，這一待就是兩年。

現在他才明白苑池當時說的「人質」是什麼意思。

而指使前侍衛長下毒的也不知道是誰，苑池沒提過，但他猜跟政治鬥爭有關。

這也太淒慘了……李源做為生活在現代社會的平民百姓，這種爾虞我詐從來只在電視上看到過，根本無從體會。

他只想為苑池掬一把同情的淚水，這孩子才十六歲就又是當人質又是被下毒的，這童年也太陰暗了。

「你這裡有廚房嗎？」深深了解到苑池有多悲慘後，這天吃早飯的時候，李源突然問道。

苑池愣了一下，不明白他要幹什麼，但還是點頭，「有。」

「那好。」李源一拍胸脯，「以後你早中晚三頓飯都由我來負責，他們能在你藥裡下毒肯定也能在你飯菜裡下，我親自給你做飯就不用擔心了。」

「你會做飯？」苑池一手撐著下巴看著他，雖然他身體瘦削面色蒼白，但兩隻眼睛卻很有神。

李源原本想說當然，但又一想他現在還在失憶，還是低調一點兒好。

「應該可以……」他摸了摸脖子，「我覺得我以前應該是會做飯的。」

他何止會做飯，簡直就是精通。

他家是開中藥店的，他從小就熟悉各種藥材的藥性，但他對開中藥店並不感興趣，而是喜歡將藥材和食材結合在一起，做成各種補身體的藥膳。

正所謂藥補不如食補，他覺得比起直接吃藥，將中藥和食物結合在一起更能讓人毫無負擔地接受。

原本藥膳研究進行得很順利，他還計畫開一間藥膳餐廳，結果就突然被炸死了，真他媽倒楣！

苑池打量著眼前的男人，僅僅幾天他就好像換了個人似的，一開始傻乎乎的好像摔傻了，現在又突然變得這麼自信滿滿……

見他不說話，李源以為他懷疑自己的能力，於是又說：「你雖然不再喝那些藥，但是身體裡已經積了不少毒素，現在需要的就是將毒素從你體內排出來。不過這過程可能要不少時間，得慢慢來。」他已經在心裡想了幾個排毒調養的方子。

「對了……」他突然想到了什麼，問苑池，「你不挑食吧？」

苑池微笑著搖了搖頭，又問：「你會醫術？」

「嚴格來講，我對醫術沒有什麼研究，對吃的倒是頗有心得。」

這讓苑池更感興趣，看李源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，不禁問：「你這算是報恩嗎？」

李源並不否認他是有報恩的意思，但同時也有些心疼眼前這個十六歲的孩子……雖然從外表看真不像是孩子。

穿越之前的他二十九歲，他不知道現在這個身體是幾歲，但應該也比苑池大，所以在知道了苑池的身世之後，一種「哥哥保護弟弟」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——他現在根本是無處可去。

他一個剛穿來的人，沒家、沒親戚、沒朋友，連自己是什麼來歷都沒搞清楚，讓他上哪兒去？所以還是留在這裡最好，至少有得吃有得住。就算要走，也要等他存了一些錢，有了獨立生活的把握之後再走。

李源露出微笑，「畢竟是你救了我一命，我傷好了就拍拍……就一走了之也太沒良心了。」

李源覺得他應該改變一下說話的方式，不能太「現代化」了。

苑池看著他似乎在考慮什麼，最後輕笑了一聲，說：「好啊。不過……」

「啊？」

「你記起你家在哪了嗎？」苑池微笑著問，神色仍然是從容平靜的，從他身上絲毫感覺不到他是一個命不久矣的人。

「我……」李源愣了一下，「這個……也許再過幾天就想起來了。」

苑池這次笑出聲來，笑夠了，閉上眼輕聲說了句，「好啊，那我等著。」像是說給自己聽的。雖然不知道對方笑點在哪，但聽見他同意了，李源鬆了口氣，這下總算暫時解決吃住問題了。這孩子面色蒼白身體瘦弱，還慢性中毒，排毒的同時還要補身體，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調養，他就把他當 VIP 客戶了。

於是，李源打定了主意留在苑池身邊，用自己研究的藥膳替苑池調養身體，雖然他現在成了另一個人了，但手藝還是在的，而李源對自己的手藝也是很有信心的。

李源給苑池做的第一頓飯很簡單，兩菜一湯，兩道菜都是素菜，炒的鮮脆碧綠的青菜很勾人食慾，另一個菜是燉南瓜，南瓜帶皮切成塊，燉得恰到好處，又軟又綿入口即化，而且也不知道加了什麼佐料，味道特別濃郁。

苑池本來對李源是沒抱太大期望的，沒想到一吃之下還真讓他有點意外。

「調養身體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，得慢慢來。」李源拿了個空碗給苑池盛湯，「不知道你喜歡什麼，所以我先做了兩道對身體好的菜，之後飯菜可以按照你喜歡的口味，不過這湯不管你愛不愛喝都得喝了，這不僅是湯，還是調養你身體的藥。」說完把湯放到了苑池面前。

苑池低頭看了看，只能大概看出裡面有什麼料，聞起來有點藥味，但也是香的。

「院子我可以用嗎？可以的話改天我想種點草藥，有些藥吃新鮮的最好。」

苑池端起碗喝了一口，味道難以形容，不過不是不好喝，他又喝了一口，竟然開始喜歡起這種微妙的味道了。

李源在對面看著苑池大口大口喝著自己熬的湯，一種被認可的喜悅感油然而生。

「這裡硬體設備不行，我沒有發揮空間，」他拿起筷子也開始吃飯，邊吃邊說：「改天出去看看能不能買到好用的廚具，要是有烤箱的話就更好了……」正說著，突然發現對面的苑池直盯著他，表情有點微妙。

「怎麼了？」是他吃相太難看了嗎？

苑池沒說話，又看了他一會兒，隨後揚起嘴角，不緊不慢地說了句一

「湯很好喝。」

人，也很有意思……看來，他今後的生活會很有趣了。

第二章

兩年後。

東野國國王駕崩，新帝繼位，國力漸弱，故準備將四年前被送到東野國作為質子的南鹿國四皇子—苑池，及其隨行之人一同送回國。並且東野國長公主將一同前往與南鹿國和親，以換來兩國交好。一大清早，王宮附近的質館裡，平日異常寂靜的宅子今日卻顯得有些不同，有人進進出出的，抬著些箱籠，好似有人要遠行。

沒過多久，一隊人馬停在了大門口，共有數十人，為首的男人俐落地翻身從馬上下來，將韁繩交給了門口的守衛。

此時節天氣一天比一天炎熱，即便是早上太陽也有些毒辣，他額上冒了薄薄一層汗水，卻絲毫不

影響他的儀態。

抬頭看了一眼大門，他單手撩起長衫下襬踏上臺階進了館舍裡，腳步沉穩，一看便知是習武之人。院子裡有棵參天槐樹，枝葉茂密，巨大的樹影下是個納涼的好地方，此時樹下有張竹製的搖椅，男人一眼便看到了正坐在椅子上的苑池，他閉著雙眼，隨著搖椅微微搖擺著，悠閒而愜意。

男人看了苑池一會兒，隨後朝樹下走了過去。

走到一半的時候，閉著眼的苑池突然問了一句，「肖大人，這麼早就來了？」

肖瑞腳步停了一下，然後繼續朝他走了過去，面露微笑道：「見過四皇子。時候不早了。」

「哦？」苑池睜開眼，睸起眼看了看頭頂上方，又回頭看著肖瑞，笑著說：「太陽被擋住了，我一個沒留神，原來都這個時候了……」

雖然苑池同肖瑞是最近一段時間才認識，也只因為後者是這次護送長公主的特使才有往來，但其實他對這位「肖大人」早有耳聞。

肖瑞，當朝丞相的義子，數年前全家人在上京途中遇到山賊被襲身亡，剩他一人孤苦無依，幸而被丞相收留，不久後中了狀元，才打響了名聲。

肖瑞的才學與能力眾所周知，坊間對這位狀元郎的傳聞也頗多，不然苑池也不可能知道這麼多，雖然覺得傳聞有誇大之處，但見過幾面之後，苑池覺得這位肖大人是個聰明人。

「四皇子可準備好了？」肖瑞問。

苑池緩緩站了起來，「好了，沒什麼需要準備的。我來的時候就雙手空空，如今要走了，也沒什麼可帶的。」

肖瑞沒說話，靜靜地看著眼前的南鹿國四皇子，來的時候他才十四歲，眨眼四年過去了。

曾經，他一度以為這位四皇子會死在東野國，頭兩年他也確像一隻孤魂野鬼一樣被遺棄在這裡，無人問津，自生自滅。

然而之後的時間，苑池從一個瘦弱蒼白，彷彿隨時會死去的少年蛻變成了如今高大俊挺的青年，那張臉仍舊是好看的，除此之外還多了成熟和沉穩，像是一塊毫不起眼的石頭被磨成了一塊玉石。簡直是……脫胎換骨。

肖瑞不明白怎麼會有人在兩年內有了這麼大的變化？到底發生了什麼？

「昨日我進宮向國王辭行時，定了在城外碰頭不是？肖大人來可是有什麼事？」苑池問，像是平日裡和友人閒聊一般，完全沒有即將回到故鄉的焦急與興奮。

「不，只是來看看四皇子還有何吩咐。」肖瑞頓了下，又說：「長公主與隨行的人馬已經在郊外等候了。」

苑池微微一挑眉，揚起嘴角，「怎好讓長公主等我們。」

和親是舉國的大事，宮裡一早就已經舉行了盛大的儀式，國王親自送自己的妹妹到宮門口，長長的和親隊伍穿過國都的大街，百姓將道路圍了個水泄不通，目送著長公主的馬車離開。

然而，卻沒有人知道今天南鹿國的四皇子也將離開東野——一個質子當然不可能和長公主有同等的待遇。

他要像一隻鳥一樣，靜靜地離開這座關了他四年的「籠子」。

肖瑞垂下眼，剛要開口，另一個聲音突然插了進來——

「你東西收拾好了沒有？杵在那兒幹什麼呢……」

李源從屋裡出來，胸前抱著個厚厚的墊子，比普通的靠墊要大上一圈，看著就又鬆又軟的。

「你看這個行不行？」話音剛落，他看到苑池和一個陌生人，一下愣了，站在原地不知道應該過去還是走開。

「我是否打攬二位了？」他有點兒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苑池沒說話，只是微微揚起嘴角。

「這位是……」肖瑞對李源的身分有點好奇，聽他同苑池說話的語氣，並不像普通的隨從或者僕人。

苑池微微一笑，回道：「我的廚子。」又對李源說：「這位是肖大人，他將作為特使護送長公主和我們一起回南鹿國。」

李源點點頭，朝肖瑞頷首，「肖大人好。」

肖瑞微微一點頭，將目光移回到苑池身上，「如果四皇子沒有什麼吩咐，那請您抓緊時間收拾，我在城外等著你們。」

苑池微笑著一點頭，沒說什麼。

臨走時肖瑞又多看了李源一眼，這才轉身離去。

院子裡只剩李源和苑池之後，李源走到苑池身旁，問：「你幹麼不說我是你的大夫？」

這一點讓李源頗為不滿，他用兩年時間去除了苑池身體裡存積的毒素，把他養得白皙水潤，連個子都長了不少，從一隻小雞崽長成了雄鷹，結果就落得一個廚子的地位？！

苑池笑了，反問：「你天天給我做各種好吃好喝的，不是廚子是什麼？」

小白眼狼！李源在心裡腹誹，那些不是普通好吃好喝的，是藥膳！他死前精心研究了那麼多年的成果，誰都沒嘗過，穿越到這裡之後全餵了苑池了，而且效果異常的好。

兩人正說著，張昭從後院過來，叫了一聲，「主子。」

苑池回頭看他，問：「都準備好了？」

「是。」張昭點頭，又看著李源問：「後院種的那些草藥要帶走嗎？」

那些是李源為了做藥膳自己種的草藥，本來只是他閒來無聊想試著種一下看看，結果大部分都活了，而且長得還不錯。

現在要離開，連根拔了帶走也不適合，李源本來想說就放著吧，反正也不是什麼矜貴的東西，結果還沒開口苑池先來了一句—

「全拔了。」

李源愣了一下。

「這個地方，什麼都不用留下。」苑池冷冷的說。

張昭低頭回了聲是就退下了。

他對苑池一向忠心不二，在苑池除掉了下毒的前任侍衛長，任命他為侍衛長之後，他便發誓對苑池效忠。

李源撓了撓臉頰，沒說什麼。

「你都收拾好了？」苑池抬頭看他。

李源點頭，「嗯，也沒什麼東西好收拾的，就幾件衣服。」他被苑池救了的時候什麼也沒有，這兩年吃苑池的用苑池的，也沒攢下什麼家當，根本用不著收拾。

苑池緩緩抬起頭，從枝葉間穿透的陽光微微刺激著他的雙眼，他微微瞇起眼，長歎了一聲，「終於還是回去了……」

身後李源看著他，忍不住皺了皺眉，他看得出來，苑池根本沒有半點兒「回家」的喜悅感。也是，都被人下毒了，還有多少人希望他能回去？

「我沒有死在這裡，一定有人很失望。」苑池突然說。

李源擰眉，雖然知道是事實，心裡卻挺不是滋味的，「瞎說什麼呢……」沒說話，苑池回頭看他一眼，微微一笑。

過去的兩年裡，他們經常一塊兒在這棵樹下看書、聊天，有時候什麼也不說，就只是坐在那裡，渡過一天又一天彷彿永遠沒有盡頭的日子。

他在這裡像一隻鳥一樣關了四年……而此時，終於結束了。

苑池帶著李源和張昭，以及幾個從南鹿國跟著他過來的侍衛來到了城外，如肖瑞所言，所有隨行人馬已經在那裡等候，數百人的隊伍，浩浩蕩蕩整裝待發。

看到他們到了，肖瑞急忙下了馬過來迎接。

他來到苑池一行人面前，看到李源時心裡稍稍有點驚訝，沒想到苑池會帶這個廚子一起走，但是表面上並未表現出來。

「馬車已經準備好了，四皇子這邊請。」

苑池一點頭，「有勞肖大人。」

李源邊跟在苑池身後四下看了看，這排場還不小，不過說好了長公主也一起去，那長公主呢？

「請問肖大人，長公主呢？」苑池問道。既然要一起回南鹿國，自然是要跟長公主見上一面的。肖瑞面露一絲難色，看了一眼身後不遠處的馬車。

苑池他們原以為長公主在馬車裡，卻沒想到過去一看，車簾已經掀了起來，車上空無一人，而在馬車不遠處，一抹纖細的身影正蹲在路邊看一株粉白色的野花，那正是東野國先王的第九個女兒—梨花，依照東野國新王的打算，她是要嫁給南鹿國的儲君。

只是南鹿國皇帝至今也沒有立下太子，所以她要嫁給誰目前還是個未知數。

肖瑞提醒道：「長公主，四皇子來了。」

梨花回頭，看到他們之後拍了拍手站起來，目光最先落到苑池身上。

「你就是南鹿國的四皇子？」她問，目光上下打量著苑池。

苑池微微一點頭，「是，苑池見過長公主。」

梨花欠身回禮，「見過四皇子。」

她雖然不拘小節，但最基本的禮數還是周到的，從這一點便能看出梨花長公主並非嬌縱蠻橫的姑娘。

對於苑池，梨花是有幾分好奇的，她看著苑池，笑著說：「你長得真好看。」這位被送到東野國當了四年質子的南鹿國皇子，原來是長這個樣子的。

「多謝長公主誇獎。」苑池微笑。

而這時她又看向苑池身後的李源，問：「這位是誰？」

「我的廚子。」

「哦……」她點點頭，「看著就像個廚子。」

李源不知道是該誇她目光如炬好呢還是罵她狗眼看人低，他穿越來之前和現在的確都算是個廚子，但怎麼也不至於從外表上就能看出來吧？

「長公主，四皇子，時候差不多了。」肖瑞抬頭看了一眼日頭的方位，「我們出發吧。」

苑池沒說話，微微一點頭。

肖瑞扶長公主上了馬車，苑池和李源一起上了為他們準備的馬車，張昭和其他侍衛則騎著馬護在馬車周圍。

幾聲號角聲之後，一行人正式啟程上路，浩浩蕩蕩朝著南鹿國出發，開始了一場漫長的跋涉。

馬車裡，苑池懶洋洋地靠在墊子上，伸直了腿，天氣炎熱，他上車之後便脫掉了鞋襪。

李源看著那兩條長腿和細膩白淨的腳趾，又看了看自己的一雙大腳……有種莫名的惱怒感。

李源覺得可能是靈魂影響了這副身體，剛穿越過來的時候明明是挺白淨的一個小夥子，結果兩年時間壯了不少不說，連身高也突然抽高了，現在比苑池還要高小半個頭。不過苑池還在發育的年紀，如果沒有意外應該還能再長高一些。

這兩年他花了不少心思，把苑池養得白白胖胖的，從最開始病懨懨的到現在面色紅潤身強體壯。其實李源覺得苑池說他是個廚子並不準確，應該說他是個全職保姆，號稱最貴的英國管家也就他這樣了吧？

兩年，他被這個姓苑的整整折磨了兩年！

這小子一點兒也沒有他李源是他的救命恩人的自覺，雖然是苑池救他在先，但他也免除他被毒死的可能，算起來這麼花功夫的煮藥膳，恩情可大多了。

自從李源表示要打理三餐之後，苑池日常生活的大小事也都交給了他——張昭是侍衛，只負責苑池的人身安全。

接手了苑池的生活起居之後，李源才發現這位不愧是皇子，還真的什麼都不會，他都懷疑他來之前苑池日子是怎麼過的，可又一想，都讓人下了兩年的毒還能怎麼過？

就當是可憐他吧，他當初心裡這麼想，所以也就認命地照顧起苑池來，誰知某人得寸進尺。

這不，馬車走了沒多久，苑池懶洋洋地說了句，「過來給我按一按腿。」

按你大爺！

雖然李源很想這麼說，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，他早已經習慣了被這樣使喚，畢竟自己吃他的用他的，他還是他的救命恩人……對，「救命恩人」這四個字像是緊箍咒一樣束縛著他，明他也算是苑池的救命恩人啊……

歎了口氣，李源抬起屁股挪到苑池旁邊，熟練地替他按起了腿。他以前還真學過一點兒，幫苑池按摩過一次之後，苑池就隔三差五讓他按上一回。

「嗯……」苑池舒服地哼了一聲，愜意地閉上眼享受著。

默不作聲地按了一會兒，李源突然問：「你不高興？」

苑池沒有睜眼，反問：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

「反正我感覺得出來你不怎麼高興。」李源回答，從知道要回南鹿國的那天開始，苑池心情就一直不怎麼樣，在他身邊兩年了，他的情緒他看得一清二楚。

片刻之後，苑池緩緩睜開眼，「於我來說，在哪裡都沒什麼差別。」

李源沉默了一會兒才說：「能回家總是好的。」

苑池眨了一下眼，輕笑了一聲，「是啊，能回家了……」說完又看著李源，「還好有你陪著我。」李源愣了一下，突然有點兒不好意思，說是陪著苑池，可除了跟著苑池，他又能去哪裡呢？

來到這個世界已經兩年，李源基本上已經習慣了這裡的生活，對他來說這是重獲新生，他很珍惜這額外的生命，打算好好活下去。

他曾想過這副身體原來的主人是誰？原主的魂魄現在在這裡？

不過既然他現在佔用了這副身體，那麼原來身體的主人可能已經不在人世，所以是誰也不重要了，畢竟他不可能裝成原主佔據那人的一切，他還是得自力更生。

「我是你的廚子啊。」他打哈哈地說，「不過你回去之後肯定有一票人伺候吧？到時候就用不著我了……」

「除了你和張昭，我誰都信不過。」苑池打斷他，低聲說。

李源手上動作停了一下，然後輕輕「嗯」了一聲。

隊伍浩浩蕩蕩走了快半個月，一路上除了天氣熱了點倒也還好，碰上過兩場雨，一大一小，原本馬車還裡有點悶熱，下過雨之後天氣倒是涼快了不少。

而越接近南鹿國，氣候越是宜人，不再炎熱。

途中雖然會在驛站或者客棧裡休息，也有專人照顧飲食，但只要有機會李源還是會親自下廚給苑池做飯。

因為曾被身邊的人下毒，所以在李源出現之前苑池幾乎只吃張昭弄的食物，談不上美味，只為果腹而已，張昭和李源聊天的時候曾說：「你現在是主子最信任的人了。」

李源聽了只是笑笑，但心裡還是頗有一絲成就感的。

至於肖瑞則一直守在梨花身邊，偶爾才會過來同苑池打聲招呼，說上幾句。他本就是護送長公主去南鹿國和親的特使，保護梨花順利到達南鹿國才是他的主要任務。

一支隊伍中兩批人馬，彷彿互不干涉一樣，慢慢的離開東野國，離南鹿國越來越近……

這日快到中午的時候，肖瑞讓人來告訴苑池他們，馬上就要到國境線了，越過國境之後他們就徹底離開東野國，然後用不了半天他們就能到南鹿國了。

苑池沒什麼反應，李源倒是挺興奮，一路上趴在窗邊看著外面，「終於要到了啊……」對坐慣了汽車、地鐵的他來說，馬車實在太慢了，坐的他屁股都疼了，古代人出個門真的太不容易了。

「別高興得太早，」苑池不緊不慢地來了一句，「這行程剛過了一半，還得再走十天半個月才能到南鹿國都。」

李源一聽立刻就洩氣了，回過頭一臉委屈地問：「還這麼遠啊？」

苑池笑了笑，是啊，當年他走的時候記得很清楚，的確很遠……對他來說就像是一條不歸路一樣。

傍晚的時候，隊伍終於進入了南鹿國的國土，苑池正在車裡盤腿打坐，張昭在馬車外稟報一聲，

「主子，到南鹿了。」

李源本來正靠著車壁打瞌睡，一聽到這句話精神馬上來了。

「到了？」他一個翻身跪坐在車裡，趴在窗邊掀起簾子往外看。

穿越過來兩年幾乎都沒怎麼出過門，他很好奇外面的世界，但即便這樣他也沒有像當初想的那樣時機一成熟就離開，而是一直留在了苑池身邊。

片刻之後，苑池緩緩睜開眼，說了聲，「知道了。」

他終於……還是回來了。

南鹿國的氣候明顯要比東野國好一些，此時節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，一路上穿行在山水之中，周圍都是樹木花草，空氣中飄散著草木花朵香氣。

李源看得異常興奮，恨不得出去跟張昭一起騎馬。

「你會騎馬？」苑池問他。

「會啊。跟張昭學過，他還教我功夫呢。」李源回道。

苑池哦了一聲，「那你學會多少？」

不管是李源現在的年紀還是以前的年紀，學武都晚了，所以他也只是跟張昭學了一點皮毛而已。

「像張昭那麼厲害是不可能了。」李源歎了口氣，人家是專業的侍衛，他是個專業的廚子，怎麼比呢？術業有專攻嘛。「我是看你身邊能信的就張昭這麼一個侍衛，如果哪天他有事不在，我好歹會點兒功夫也能保護你。」

苑池微微一挑眉，看著他似笑非笑地問：「你真的是這麼想？」

「這有什麼好騙你的？」李源白他一眼，回過頭伸手撩起簾子繼續往外看。

誰知剛把布簾子撩起來一點兒，嗖一聲，一枝箭從外面飛了進來，正好紮在了苑池靠著的枕頭上。李源傻了，他甚至根本沒反應過來發生什麼事，苑池就撲過來一把將他按倒，同時又是一枝箭飛了進來。

苑池趴在李源身上，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句，「躺著別動。」

「怎麼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只聽見外面有人大喊了一聲，「有刺客！」

緊接著伴著馬的嘶鳴聲，更多人也喊了起來，「有刺客！快保護長公主！」

「大人！刺客在山上……」

「快！弓箭手準備……」

隨著喊聲越來越大，更多的箭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射了過來，篤篤篤篤扎在車上，還有一些從窗子射了進來，有一枝甚至是貼著苑池的耳朵擦過去的。

李源嚇得也一動也不敢動，兩隻手不知道什麼時候緊緊抱著苑池。

外面響起慘叫聲怒吼聲，還有刀劍碰撞的聲響，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所有人措手不及，苑池和李源躲在車裡不敢亂動，雖然他們也想知道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，但他們倆出去也只是添亂，目前來看，在車裡要比外面安全一些。

箭射中車廂的聲音漸漸少了，但廝殺和刀劍聲仍在繼續，陡然一陣風輕輕捲起了車簾，李源瞥見一陣刀光劍影之後，又緩緩落了下來。

外面殺聲震天，馬車裡卻異常安靜。

苑池趴在李源身上，低頭看著他。李源吞了吞口水，突然發現苑池耳廓那裡有一點擦傷，正滲著血絲。

「你流血了……」他小聲說。

苑池看著他，低聲說：「沒事。」

李源緩緩朝苑池伸出手，但在馬上要碰到他的時候，被苑池一把握住了。

看著苑池那雙漂亮的眼睛，李源突然心跳加速，好似快從喉嚨跳出來。上一次有這種感覺，還是他剛待在苑池身旁沒多久，有天晚上不小心撞上了苑池洗澡的時候……

「你……」

他剛要開口，馬車的簾子突然被人從外面掀了起來，一陣涼風夾雜著一絲血腥味灌了進來，兩人一驚，幾乎同時抬頭望去—